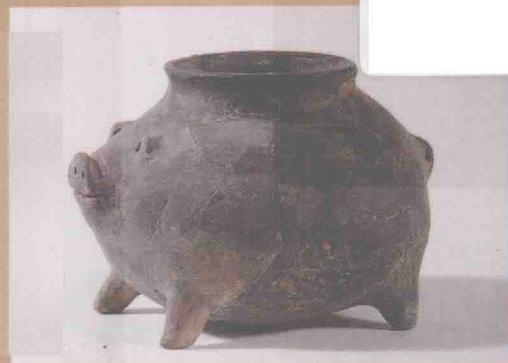


半塘文库

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扬州艺术史

YANGZHOU YISHUSHI

贺万里 著

扬州自建城以来的两
千五百年历史中，其漆艺、
玉器、书法、绘画、戏曲等
艺术就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据
了不容替代的位置，特别是
汉、唐、明、清时期，扬州
成为能够代表当时艺术发展
最高水平的地区之一。然而
当代中国学术界对于扬州艺
术的研究，仍然存在着某些
方面的遗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半塘文库

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扬州艺术史

YANGZHOU YISHUSHI

贺万里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周新国

副主任 姚文放 谢寿光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绯 吴善中 佘荣本 周建超 周新国

姚文放 秦兴方 谢寿光 蒋鸿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艺术史 / 贺万里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 11

(半塘文库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ISBN 978-7-5305-5720-4

I. ①扬… II. ①贺… III. ①艺术史—扬州市 IV. ①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7596号

天津 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邮编: 300050 电话: (022) 58352900

出版人: 李毅峰 网址: <http://www.tjrm.cn>

廊坊市团结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96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9

印数: 1-1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55.00元

半塘文库

江苏省重点高校建设项目

“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重点学科

“文学转型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方向课题成果

总 序

文化是构成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作为软实力日益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程度是与其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更体现在文化发展水平上，这已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地理人文空间因素的日益重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出现了区域化研究的趋势。新世纪以来，区域文化的研究与开发较以往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锐利的前进态势，围绕各大区域文化进行的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也不断深入进步。从理论与现实角度考察，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要实现区域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和发挥区域文化的优势，挖掘区域文化的资源。

江苏历来是人文荟萃、文化昌盛之地。新世纪以来，为发扬优秀区域文化精髓，建设文化强省，促进全省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江苏省人民政府制定了《江苏省2001—2010年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江苏省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吴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等一批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以及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流派，要在加强研究、保护的基础上继承创新，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在此思想指导下，江苏各地纷纷提出建设文化大市、文化强市的目标，学术界率先行动，出版了一批区域文化研究的论著，江苏省教育厅则及时地批准成立了扬州大学“淮扬文化研究中心”等一批区域文化研究的重点基地，以推进区域文化的研究和深入发展。

江苏高校林立，各大学因其所处的具体地域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也归属于特定的区域文化。特定的区域文化始终对大学的文化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样，大学所负载的学术、文化与社会责任感也日益被推上了更高层次的战略平台。因此，研究、挖掘、整合区域文化使之与大学文化有机地融合，不仅对推动区域文化研究与发展、提高区域文化软实力、构建区域和谐社会、促进区域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大学吸取特定区域文化精髓的过程，对创建大学自身的特色文化氛围、凝练大学精神也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一所缺乏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的大学不是一所好大学；同样，一所没有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的大学也绝非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大学。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说过：“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镇，大学的文化、反世俗陈规的生活方式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常常成为刺激周边社区的载体，同时也是他们赖以骄傲的源泉。”

扬州大学所处的苏中地区，是淮扬文化的核心区之一。作为淮扬文化区域唯一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扬州大学具有学科门类齐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显著特点。学校集中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精干力量，发挥融通互补、协同作战的优势，继承发扬以任中敏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术大师的风范，对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区域文化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究，挖掘整理其丰厚资源并赋予时代精神，阐扬其独特蕴涵并寻找其与当前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变革相结合的生长点，以求对地方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江苏省人民政府在“九五”和“十五”期间对扬州大学进行重点投资建设的基础上，在“十一五”期间对扬州大学继续予以重点资助，主要培植能够体现学科交融、具有明显生长性且预期产生良好经济、社会效益的五大重点学科，其中包括从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凝练而成的“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重点学科。这一重点学科的凝成体现了将江苏优秀的古代文化与灿烂的现代文明有机交融、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和发扬光大的理念，符合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已有的专业背景、研究基础和今后的学科发展和学术追求。该重点学科包括“文学转型与区域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与区域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其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就是以任中敏先生别号命名的《半塘文库》和以区域名称命名的《淮扬文化研究文库》，总计50余种学术专著，计1500万字。“文库”是“十五”期间“扬、泰文化与‘两个率先’”重点学科研究成果的新发展，汇集了扬州大学众多学者的智慧和学识，体现了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可谓是一项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型文化工程。可以期待，“文库”的出版将对当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五个文明”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区域科学发展起到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出版之际，我们向始终支持和关心“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重点学科建设的教育部社科司、江苏省教育厅的领导及专家表示衷心感谢，对负责定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诸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衷心感谢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为丛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扬州大学“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2年12月

目 录

总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鸿蒙初开孕芳华	9
一、扬州地理与周边原始文化的发展	9
二、龙虬庄人的艺术创造	12
三、狰狞与平和	17
第二章 春秋战国：作为进军中原前哨站的扬州 及其艺术世界	20
一、扬州的建城与楚文化的影响	20
1. “淮夷”与“干国”	20
2. “吴王筑邗城”	21
3. 邗城楚风	22
二、步履蹒跚的扬州器物制作	23
1. 朴实无华的扬州器物造型	23
2. 城市前哨站与艺术的漠然	25
第三章 汉代扬州的工艺美术繁荣（上）	27
一、广陵城市地位的提升与繁盛	27
二、温儒敦厚的广陵制玉	29
三、浑莽大气的广陵雕塑	30
第四章 汉代扬州的工艺美术繁荣（下）	35
四、广陵漆艺耀古今	35
1. 广陵漆器汉为盛	35
2. 广陵漆艺的图饰之精美	36
3. 广陵漆艺的器形之巧构	39
五、汉代扬州铜镜的规整精巧	41
第五章 汉末扬州的士人书法家	44
一、从巫到匠到艺：书与画的命运波谲	44
二、汉代扬州的士人书画	45
第六章 六朝扬州艺术寻踪	49
一、“芜城”扬州	49
二、战乱间歇中的扬州艺人艺事	50
1. 乱世纷纭中的小憩娱情：扬州园林的滥觞	50
2. 六朝扬州器物塑造中的浮世情怀	51
3. 浮光掠影中的六朝画家	53
三、扬州佛教的发展与六朝壁画大师们	55
1. 佛寺昌盛与南朝壁画	55
2. 六朝扬州的名家壁画	56
第七章 唐代扬州的都市消费及其艺术状况	60
一、隋唐扬州城市地位的提升	60
二、作为消费大都市的扬州城	63
三、唐代扬州士人画家的匮乏	67
四、唐代扬州的书法家和画家	69

1. 唐代扬州书名著	69
2. 唐代扬州画家寥若晨星	77
3. 寄居扬州的唐宗室画家	79
第八章 唐代扬州工艺美术的黄金时代	84
一、唐代瓷艺繁盛下的扬州娱乐生活	84
二、开放态势下的扬州器物雕塑	87
三、扬州铜镜：唐代工艺的经典	90
1. 唐代扬州的手工业制作之盛	90
2. 唐代扬州铜镜的开放大度	92
第九章 两宋扬州的文缘艺踪	96
一、北宋时期扬州的复兴	96
二、宋代文化重心的南移与扬州书画家的稀缺	97
三、宋代扬州的画迹遗踪	98
四、宋代名士在扬州的文缘艺踪	102
第十章 宋元时期的扬州工艺美术	108
一、宋元扬州铜镜制作的粗疏	109
二、元代扬州玉器的传承	110
三、宋元漆艺的推进	110
四、宋代扬州的雕刻	111
第十一章 明代扬州的艺术匮乏	113
一、明代扬州的城市地位及其在晚明的繁盛	113
二、明代扬州“文士云集”现象的初显	115
三、明代扬州的书画匮乏	116
四、明代扬州无画派	117
五、明代扬州漆艺盛	122
1. 漆器：从日用至鉴藏	122
2. 明代扬州漆艺的再度兴盛	123
第十二章 清代扬州艺术的黄金世纪（上）	126
一、扬州城市的损毁及其恢复	126
1. “芜城”再现	126
2. 扬州城市的恢复与经营	127
二、扬州城市文化中心地位的获得及其开放态势的展现	129
1. 周亮工的上任	129
2. 王士禛与孔尚任：修禊与雅集	129
3. 孔王雅集的构成：遗民与外籍书画家	135
4. 雅集中少商贾	136
三、盐商巨贾的文化崛起及其园林雅集	138
1. 康熙南巡与盐商园林的兴盛	138
2. 文会的诗酒性质与画家的附庸	141
3. 盛清商人主持或赞助文酒雅集的意义	145
第十三章 清代扬州艺术的黄金世纪（中）	148

四、“来往于扬”和“客寓于扬”的书画家们	148
1. 从官宦养士到儒商养士	148
2. 集聚于扬州的遗民画家群	150
3. “来往”、“客寓”于扬的书画家们	161
4. 释僧画艺耀扬城	170
五、“扬州八怪”创作群体	173
1. 交往频繁的“扬州八怪”	174
2. 开宗立派华新罗	188
3. “扬州八怪”其他画家	193
4. “扬州八怪”的创新与随俗	198
六、繁荣扬州之下土著画师的艺术传统	200
1. 扬州艺术家：外籍与本土	200
2. “江都画派”的扬州艺术传承	202
3. 盛世扬州的写真画派	207
4. 禹之鼎与王云	209
第十四章 清代扬州艺术的黄金世纪（下）	215
七、康乾盛世扬州工艺美术的全面繁荣	215
1. 清代扬州民间工艺美术的全方位发展态势	215
2. 清代扬州的漆艺大师	220
3. 玉雕山子独称雄	222
第十五章 晚清扬州城市的衰微与画家的去留	226
——“八怪”之后的扬州画坛	226
一、扬州城市的衰微与“小城”的闭锁	226
二、留守与出走——虚谷、倪田与莲溪	231
三、留守与出走——“邗上五朱”和“扬州十小”	235
四、繁华过后的最后几抹亮光	243
1. 吴熙载	244
2. 陈崇光	245
3. 李璠	247
4. 吉亮工	248
5. 陈含光	249
6. 以一长技而名世的画家	250
五、黄宾虹的扬州情结	251
第十六章 晚清民国年间的扬州工艺美术	255
第十七章 现当代扬州艺术的回春与新时期的复兴	258
一、新中国成立后扬州城市地位的确立	258
二、扬州书画的崛起与复兴	258
1. 省市国画院的成立与老画师的艺术之春	258
2. 省画院的“扬州三画师”	261
3. 扬州女画家群体	264
三、新中国扬州漆艺的复兴与荣耀	269
四、“扬州工”的再度辉煌	271
五、新时期扬州书画的振兴与繁荣	272
主要参考书目	277
后记	279

引言

几年之前，我应《扬州晚报》于桂珠女士之约开设了“写画扬州”栏目，专门介绍古今中外画扬州风景的画家与作品，从而接触到了更多有关扬州艺术的文献资料。接着又应《扬州日报》李蓉君女士之约开设了一个追溯扬州千年书画历史的栏目“今月曾经照古人——扬州画苑千年回眸”。

在“扬州画苑千年回眸”的栏目开篇词中，我这样写道：扬州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 2500 年前的邗国。两汉扬州相继成为吴王、广陵王、江都王等诸侯王的都城，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繁荣期。六朝扬州虽因战乱而常为“芜城”，然一旦和平，辄经济恢复、文化发展，显示出其强大的再生能力。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让唐代扬州成为了仅次于两京的大都会，其经济的繁盛与文化的旖旎，使得扬州成为为官者的肥差。文人雅客不到扬州，则成其一生之憾事。元明时期扬州也因漕运而成为东南一大都会。清代扬州作为盐政知府所在与漕运中心，让扬州城有了百年不歇的荣华富贵。

这是公认的扬州繁华史。这个繁华，不仅仅在经济上，更在她的文化上：众多的吟颂诗篇，众多的名人过客，众多的循吏名臣，还有隋炀帝、康熙帝、乾隆帝的南巡。

而扬州美术，让我们记住了什么呢？

在当今诸多中国美术史教科书中专节提到的扬州，就是清代中期扬州成为与北京并列的美术中心，出现了以“八怪”为主体的扬州画派。此外也可能会顺带捎上那么一句话，就是晚清扬州的衰落，美术中心位置让位于海上画派。

两千多年来，扬州能被人们记住的东西很多很多，而为什么在绘画方面却只有“扬州八怪”呢？两相比较，让我们看到了扬州美术历史中有太多空白、太多疑点，太多尴尬：

两汉的扬州，作为重要的诸侯王都，能够留给美术史的难道仅仅是几堆墓土？是否需要我们重估两汉扬州在中国绘画史上的位置？

当六朝金粉地的南京繁华三百年之际，仅一江之隔的扬州在美术上就没有什么作为吗？

当唐代扬州成为文人雅客、商贾士官向往的烟粉宝地之时，何以就没有画家留驻于扬，遗下书画踪迹？

当中晚明的东南商业经济发展迅猛，扬州已经是东南重要的盐业输运中心之际，浙派、吴派、松江派、武林派、江夏派、嘉兴派、姑苏派、虞山派、

波臣派群雄并起之际，何以扬州书画就缺乏“画派”而“沉寂”了呢？

当“扬州八怪”中最年轻的一位罗聘在18世纪末辞世之后，离海上画派于19世纪后期的崛起，还有大约大几十年的光阴，扬州就遽然不见了画家踪影？“八怪”之后的扬州画坛就那么不值得一提了吗？

如果说，扬州已经在晚清和民国退出了美术史的舞台，何以那些成名的大家还时常“行走”、“居留”于扬州呢？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当今美术史著述还没有涉足到的、或忽视了的“空白点”，让两千年起起落落的“销金窝子”扬州，在美术史上表现得那么不充分。

回眸历史，在闪烁着的扬州千年文化星空中，还有许多已经熄灭了的灯火等着我们再次去点亮，照耀两千年的中国美术华章。

这篇小引，实际上带出了我对扬州艺术繁荣的反思。或许正因为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当文联曹永森主席和我院华干林院长邀请我参与撰写为扬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而编著的套书《扬州史话》中之一册——《扬州艺术史话》时，我没有太多的犹豫就答应了。因为这正与我此前撰写的千年回眸栏目的思路相吻合呀。

然而写作起来，却发现这中间有太多的资料难以搜罗，太多的空白不易填补，太多的问题难以想象。其中写作的难度，让我几度有退缩之念，然而开弓之箭无法收回。好在尚有其他同志的前期文章和论著，对于我的资料查阅和艺术史编写方面，有了先期的梳理与引导之功，使其不至于一切从头开始。特别是关于“扬州八怪”方面的著述之丰富，如薛锋、丁家桐、蒋华、李万才等诸多前辈文著；关于“扬州八怪”之后的晚清民国扬州书画现状，有倪刚等人文章在前；关于扬州工艺美术方面的著述，则有更多前期的扬州文化丛书编撰，对我的资料搜集与整理有引导之功。《史话》撰写完工，也就奠定了现在这本《扬州艺术史》的基本样貌。《扬州艺术史》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而来的。

经过全国各地美术史学者的努力，经过“清代扬州画派研究会”早期会员和诸多前辈学者的研究与推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扬州八怪”研究已经成为显学，占据了在中国美术史论不可动摇的位置。然而与“扬州八怪”同时，或者在“扬州八怪”之前和之后的扬州美术史，还有许多疑问和空白。很多历史的尘埃，需要我们百年后再去重新清理，需要我们重新发掘其艺术价值。

扬州自建城以来的两千五百年历史中，其漆艺、玉器、书法、绘画、戏曲等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据着不容替代的位置，特别是汉、唐、明清时期，扬州成为能够代表当时艺术发展最高水平的地区之一。然而当代

中国学术界对于扬州艺术的研究，仍然存在着某些方面的遗缺。

扬州绘画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扬州八怪”为主的“清代扬州画派”研究方面。在现有的中国美术史教材中，关于扬州艺术的论述，绝大多数只会提到“扬州八怪”。确实，有关“扬州八怪”的研究论著数量繁多，“扬州八怪”研究也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的“显学”，为全国各地研究者和爱好者所关注所肯定。而在扬州则一直有一批热衷于研究和推介“扬州八怪”艺术的学者专家，他们所撰述的著作成为后来研究“扬州八怪”的爱好者们不可缺少的前期资料，如丁家桐、朱福娃（1993）、李万才（1982，2001）、蒋华（1995）、薛锋（1991）等，外地则有薛永年（1984，1991）、杨新、单国强、徐建融（1993）、周积寅（1991，1996）等许多专家学者或专著或论文专题讨论“扬州八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有关“扬州八怪”研究的论文多如牛毛。江苏美术出版社曾于1992年编辑出版有《扬州八怪研究资料集》七辑，较全面地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状况。

“扬州八怪”以外的研究，被学术界较多提到的与扬州相关的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石涛。有关石涛的著述非常丰富，如杨成寅（1996，2004）、丁家桐（2000）、李万才（1996）、朱良志（2005）等，另外谢稚柳、汪世清、高美庆、俞剑华、伍蠡甫、叶长海、薛永年、孙世昌、张长虹，海外新藤武弘、安濮、王方宇、傅申等汉学家都对石涛研究予以了一定的关注，有一些重要学术论文面世。¹另外扬州地方戏曲戏剧研究方面也有诸多专门著述和论文，如韦明铎有《扬州曲艺史话》（1985）、《扬州清曲》（1985）等，明光有《扬州戏剧文化史论》（2008）等。这些因不在本书涉足的范围，恕不一一赘述。

扬州民间工艺美术方面，则有扬州博物馆编辑的《汉广陵国漆器》（2004）、《汉广陵国玉器》（2004）；扬州漆器厂（2007）、骆鹏（2009）等编辑的《扬州漆器》等地方工艺美术的画册。具有一定研究性质的著作主要有张燕的《扬州漆器史》（1995）、《扬州建筑雕饰艺术》（2001），沈惠兰的《扬州八刻》（2008）等，她们对扬州地方工艺美术作了初步的整理研究。其它如扬州剪纸、扬州木版年画、扬州砖刻等扬州地方工艺美术，则除了少量的画册性质图书以外，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著述，相关论文也缺乏学术深度。

在弘扬扬州地方文化之际，扬州地方部门和相关人士编撰有不少扬州

1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撰有《石涛研究》（《朵云》第56期），其中收录有近六十年来在石涛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外学者的论文。该书编辑称：从总体上看，相对于这位艺术家的价值与影响力而言，这些论文的研究力度和深度似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对于其绘画技法和风格的研究，对于其生平史料的挖掘与补充，以及学术观念的更新和研究视角的转换，都还有待于在这一课题上得到相应的体现。

地方文化史著述，虽然其学术深度有限，多为一些通论性、知识性为主的介绍，但在推介扬州艺术、促进本地和外地学者关注扬州艺术史研究方面仍然有重要的引领之功。如朱正海先生主编的《扬州大观》（2000）、赵昌智等编著的《文化扬州》（2006）、陆苏华主编的《扬州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览》（2008）等。

另外，也有一些有关扬州艺术研究在内的文章结集出版，如江苏人民美术出版社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出版的《扬州八怪研究资料集》七辑，吉林人民出版社的《扬州八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赵昌智主编的《扬州文化研究论丛》三辑（2009），贺万里、华干林主编的《扬州八怪研究概览：清代扬州画派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2010）等，为我们进一步开展扬州艺术史研究提供了参照与便利。

有关通史性质的研究，直接以扬州艺术史或扬州美术史为题撰述的迄今尚无，能够从更长时段涉足扬州艺术的主要有长北的《中国艺术史纲》（2006），赵昌智、祝竹的《中国篆刻史》（2006），由于作者的扬州籍背景，而对扬州艺术发展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此外，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近年出版有《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2007），个别章节对于明清之际的扬州艺术有所涉猎。近期有尹文、薛锋（2009）以专题形式对扬州绘画艺术作了初步的罗列式的梳理。另有俄罗斯汉学家索科洛夫·列米佐夫2000年出版的俄文版《扬州八怪——中国十八世纪的绘画史略》一书，在全景介绍扬州、介绍康乾时代之下研究了“扬州八怪”的绘画及其对当代中国绘画的影响以及海内流传情况。¹

综上所述，有关扬州艺术研究，一则大多数集中于清代盛期“扬州八怪”和石涛研究方面。这对于扬州这座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城市的艺术来讲，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清代以前和盛清之后的扬州艺术发展状况，及其对中国艺术史的影响，学术研究领域还存在着许多空白与疑问之处，例如“扬州八怪”之后的扬州艺术，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中的位置与作用如何？明中叶以后扬州盐业繁荣使之成为东南繁华都市，为什么扬州就没有出现如吴门画派那样的地方画派？扬州漆艺、玉器在汉唐的繁荣以致后来出现“扬州工”说法的学术意义何在？扬州砖雕等徽派交流的艺术风格的特异之处在哪里？诸多问题有待我们通过扬州艺术发展总体历史的考察与定位予以深入地解读。

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得出来，本书名为《扬州艺术史》，实际上所记述的范围，主要还是扬州漆艺、青铜器、玉器等工艺美术类别，再就是书画

1 高莽：《俄罗斯人研究扬州八怪的新成果》，《中国书画》，2003年第3期，第95页

雕塑等方面的艺术史，总体上讲实际上是大美术范围的“造型艺术史”，关于扬州的音乐、戏曲以及当代影像等等“艺术”内涵的内容，一者有其它著述涉及，二者笔者也不擅长，于是本书也就只好予以回避了。在很大程度上，本书只是在对两千年来的扬州艺术发展，依据史料和考古发掘予以描述的同时，力图发现扬州艺术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诸多与中国美术史整体发展相关联的问题并给予进一步探讨。因此，作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时时注意能够从整个中国大视野和中国美术史总体发展的大视野出发予以考察和评述扬州艺术的千年历史演进，力图还原一个被纳入中国美术总体进程中的扬州地方艺术史。

当历史迈进21世纪之际，扬州城迎来了历史上又一次发展繁荣的机遇。千年扬州美术，也面临着需要被重新认知的机遇。祛除千年扬州在中国美术史上只贡献了“扬州八怪”的印象，让千年扬州美术繁荣配得上千年古城的美誉，这应该是我们在新扬州崛起之际的新使命。

本书正是为此所作的一次历史探秘之旅。

Perface

Early in 2005, I succeeded in Yangzhou School of Painting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had been envisaged in the research about the “Post Eight Eccentrics of Yangzhou Painting”. In November 2005, an academic conference was held.

In the same year, “The extraordinary style of Yangzhou”, a book on the landscape Hua Yao and the Eight Eccentrics was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Fine Arts Press.

About three years ago, I was invited by Miss Yu Guizhu from Yangzhou Evening Newspaper and opened the “Reviews on Painting of Yangzhou” section devoting to introduce ancient and modern paintings and works of Yangzhou landscape painter. This post made me easy access to more documentation about the art of Yangzhou.

Also in 2007, with the invitation from Miss Li Rongjun from Yangzhou Daily Newspaper, a section named “Ancient Moolight shine today’s land – Yangzhou Painting Circle Yuan Millennium Review.” was opened on the retrospective story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of Yangzhou Millennium.

These are my academic accumulation before the birth of the book. In the opening words for “Yangzhou Hua Yuan Millennium Review” sections, I wrote: The history of Yangzhou can be traced back to 2,500 years ago, the Han State. In East Han and West Han dynasties, Yangzhou had experienced the first booming times and

capital cities of King Wu, King Guangling, King Jiangdu and others.

Yangzhou of Six Dynasties often ruined by wars as “Desolate City”, but once in peace again, she was able to show the powerful ability to regenerate in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Yang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became a metropolis after Beijing and Nanjing for its thriving economy and culture. Yangzhou was regarded as a paradise for officials and scholars. It was great lifetime shame if they did not have the chance to visit Yangzhou. Yangzhou was also an important seaport for the water transport in Yuan and Ming Dynasty in southeast. In Qing Dynasty, Yangzhou was the centre of the government salt system and the water transport of the canal. Yangzhou City has prosperity for centuries.

It is a history of Yangzhou prosperity. This prosperity is not only stay in economy. Her culture make people remember the blossom of Yangzhou more: many poems, many celebrities passing through, many of the upright officials and famous officials, as well as Emperor Suiyang, Emperor Kangxi and Emperor Qianlong and their southern tours.

To the Yangzhou Fine Arts, what do we remember?

Today most textbooks in schools or colleges mention on Chinese art history about Yangzhou, that is, the Mid-Qing Dynasty Yangzhou sharing the same reputation with the art center Beijing for the “Eight Eccentrics” of Yangzhou School of Painting. In addition, the Shanghai has taken the place of Yangzhou as the centre of art since the declin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of Yangzhou.

For the 2000 years, what can be remembered about Yangzhou is many, but why only the Eight Eccentrics are remembered in painting history? Comparably, there are too many gaps, too many doubts and too much embarrassment in the art history of Yangzhou:

Yangzhou in East and West Han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capital of kings. The art history remained is just a few tomb soil? Do we need to reconsider position of Yangzhou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When Nanjing experienced the prosperity of three hundred years for the Six Dynasties, how about Yangzhou on the other riverside, nothing achieved?

When Yangzhou attracte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literati and scholars in the Tang Dynasty, why there were no painters and their leaving traces of paintings?

In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chieved in the Southeast, Yangzhou had already been an important salt transport center in

the southeast. On the occasion of Zhe School, Wu School, Songjiang School, Wulin School, Jiangxia School, Jiaxing School, Gushu School, Yushan School, Bochen School thrived fast, why Yangzhou paintings had not formed a Painting School but silent out?

One of the youngest “Eight Eccentrics” Luoping passed awa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re are a few years time before the rise of Shanghai School of Painting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hy the Yangzhou painters’ traces disappeared suddenly? Nothing is worthy mentioned after the Yangzhou Eight Eccentrics?

If, in the late Qing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Yangzhou has faded out of the stage of art history, why quite a number of famous masters often walk and stay in Yangzhou?

History has left us a lot of blank spots in the contemporary art history that are not involved or ignored, thus making Yangzhou of two thousand years of the ups and downs inadequate historically.

Reviewing back in history, the shining stars in Yangzhou of thousands years of culture, and many dark lights are to be lighted once again to have the brightly shine in two thousand years’ Chinese art.

This introduction reflects on the prosperity of Yangzhou arts. Perhaps because of these questions, I launched writing the book “Art History of Yangzhou” for the 25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Yangzhou City “History of Yangzhou” without much hesitation when invited as it appealed to my previous idea of the Millennium Review section.

However, when starting work, I found there were lots of difficulties of collecting references, filling the gaps and too many problems beyond imagination. The difficulty of writing even drew me back several times, however, shooting out arrows cannot be recovered again. Fortunately, a number of pioneers’ articles gave me great deal of aid for my bibliography preparation of the art history, thus enabling me not to start right at the beginning.

Particularly we should thanks the contributions done by these pioneers on the Yangzhou Eight Eccentrics: Xue Feng, Ding Jiatong, Jiang Hua, Li Wancai, and many others.

Ni Gang and other scholars did great work on the research of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 of China on Post Yangzhou Eight Eccentrics, and together with other academic achievements benefits me a lot.

Strictly speaking, the book is entitled “Art History of Yangzhou”, in fact, the scope mainly is about Yangzhou lacquer ware, bronze and jade and other types of arts and crafts, sculpture, etc. It is a general “art history”. Books and articles on music, operas, contemporary photographic and other forms have been discussed by other authors, and I am not expert at those. Those fields are omitted in this book.

Limited to the author’s ability and eyesight and lack of materials, as well as th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n other art forms, there may be many defects and errors. From the historical viewpoint, the book is also literately far away from the required degree of ease and beauty by “History”. To extent, the book tries to describe and explain an art history and some arguments on problems. To this point, I have to express regret to those who wish to explore the art world in this book.

Due to the efforts by scholars in art history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the contributions by the pioneer members and many senior scholars from “Qing Dynasty Yangzhou School of Painting Research Association”, the research on “Eight Eccentrics” has become a national school of fine arts in China and accounted for a historical unshakable position from 1980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doubts, blanks and gaps before and after Eight Eccentrics in the Yangzhou art history. We need to go back centuries to re-clarify, rediscover the artistic value.

In the 21st century, Yangzhou City faced another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Also it is a chance to re-considerate the Yangzhou art of thousands of years. Removing the expression that Yangzhou art history is all about the Eight Eccentrics, so that Yangzhou is able to deserve the reputation and prosperity of thousand years’ city. It should be our new mission for the rising Yangzhou.

This book is aimed to explore the history.